

韩松

所有的科幻都应该“硬”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资料

韩松是科幻界的独特存在。关于此，翻翻《宇宙墓碑》就能领会。

这本新近出版的集子收录了韩松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，包括早期代表作《宇宙墓碑》《灿烂文化》《没有答案的航程》……形式上，它们可被称作“科幻小说”，但韩松显然无意预测科技前景，更无意描绘“美好蓝图”。实际上，这些作品散发着荒诞、阴郁乃至惊悚的气氛。那篇秘藏多年终于公布的《美女狩猎指南》，就读得人毛骨悚然。

生活周刊记者曾问他：“你会被自己的作品吓到吗？”他以一贯的语气淡淡地回答：“不会。”接着补充道：“凡是写出来的都不是最阴暗的，人性中最阴暗的部分，我没能力写。”

韩松对科幻的兴趣，源于1982年参加联合国举办的“外空探索——中学生征文比赛”。科幻向他呈现出“一个光怪陆离、难以触及、拥有自己内在逻辑的世界”。他至今为此痴迷。不过其创作历程表明，这种奇妙感并非来自对科技本身的兴趣。科幻作家通常很感兴趣的时光隧道、平行宇宙等他很少直接讨论。

“我认为科学跟人性的关系，是科幻小说唯一的主题。”韩松说。作为60后，他一出生就处于交通工具大革命的时代，汽车、火车、飞机、地铁等均已诞生，亦逐步在中国普及。三十岁不到他买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，1997年上网，闯入一个“崭新的巨大世界”。现在，太阳能、页岩油、3D打印、智能机器人正渗透人类的日常生活。

“这些剧变都是在200年内发生的，离今天并不遥远。想想看，1831年法拉第才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。”而问题来了：在科技极速发展的状况下，人性将成何模样？韩松意识到，科幻小说可以作为一面“反射人性阴暗面”的镜子。

新华社记者的职业，让韩松更紧密地与中国的变化相勾连。他曾说：“这个工作，能让你看到听到很多新鲜的诡秘的传闻，会发现现实中有很多的科幻素材。”他甚至觉得中国的现实就“很科幻”，并进而提出“科幻现实主义”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韩松并非类型作家，而更像鲁迅这类启蒙作家。他为长篇小说《地铁》所做的自序，清楚地阐释了这一抱负——

“至少在我的成长岁月里，那些偶像般的作家们，并没有把中国最深的痛，她心灵的巨大裂隙，以及她对抗荒谬的挣扎，乃至她苏醒过来并繁荣之后，仍然面临的未来的不确定性，以及她深处的危机，在世界的重重包围中的惨烈冲突，还有她的儿女们游荡不安的灵魂等等这些，更加真实地还原出来。所以作为文字工作者，有一个使命还没完成。”

对话 Talk

Q=生活周刊 A=韩松

现实很科幻

Q:《宇宙墓碑》这本集子收录了很多早期作品，现在回头看，如何看待那时的创作？

A:风格就是那样了，但还比较单纯，对社会和人的复杂性还没有太深的观察与认识。那时更多的还是被科幻本身的神秘感所吸引。不过对科幻的认识没有太大变化。我依然对科幻本身感兴趣，喜欢它的多元性，接受多种风格。对星空的感觉也没有变，神秘、可怕，有一种终极和宗教的美。

Q:你的作品大多数是阴郁的、惊悚的、残酷的，结局也是悲剧性的，这在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。它源于何处？

A:也许来自对童年的回忆，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。这三十多年也有影响。中国变化得太快太激烈，使传统文学读来乏味，必须要有所创新。但是在科幻的尺度上，我的创作时间还太短，才十几二十年，距离一流的文学还很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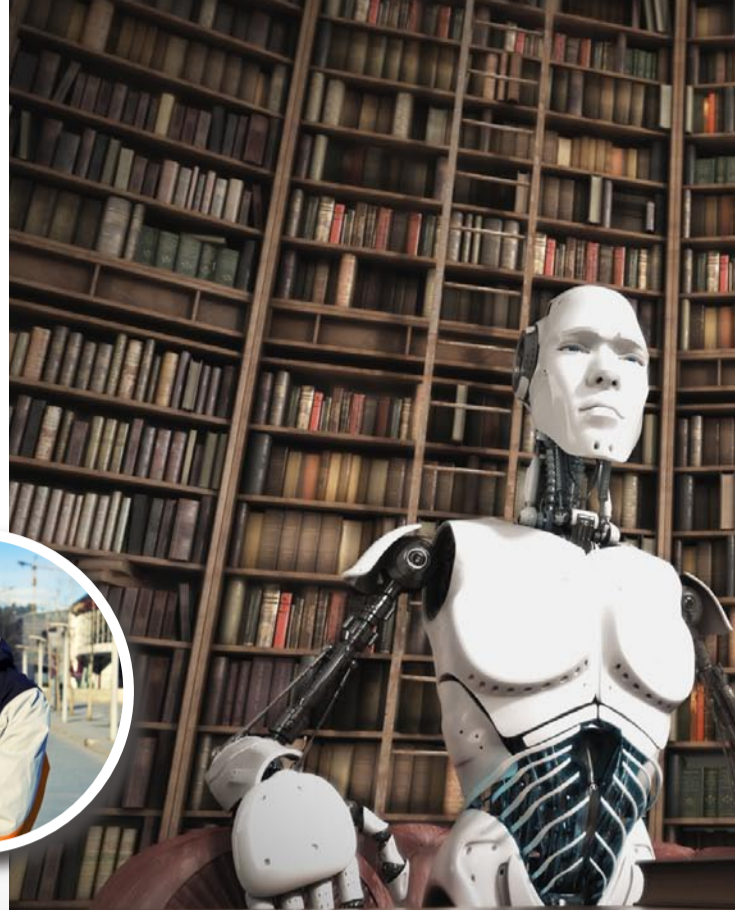
Q:在我看来，你的作品是真正的文学，甚至不必在前面冠以“科幻”这个定语。

A:怎么能称作文学呢？我看过太多好作品，不管是科幻的还是非科幻的，以它们为艺术标准，我还有很大差距。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。

Q:所谓的差距是指？

A:对人性的描绘还比较粗糙。科学跟人性的关系，是科幻小说唯一的主题。然而作为类型文学，科幻小说对人性的描绘一直不够精致，在这方面，它恐怕是所有类型文学里最失败的。西方的科幻小说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。

Q:那为什么不换一种体裁？你的作品中显然有探讨启蒙、民族性的抱负，用其他体裁或许能表达得更精致，比如魔幻现实主义。



A:可我只会写科幻啊（笑），而且我，中国也很可以用科幻来表达。因为中国的现实本身就科幻。马尔克斯逝世后我写过一篇文章，讲中国现实为什么是科幻，而不是魔幻。二十一世纪已经不是马尔克斯的时代了，不能再用魔幻现实主义去阐释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了。这个任务，就落到了“科幻现实主义”的肩上。这才是中国作家的使命。

Q:什么是科幻现实主义？

A:中国的现实是科幻生长的沃土。今天的中国盖了那么多楼，房价却那么高；食品日益丰富，食品安全却越来越突出；我们缺少发明创新，“中国制造”却遍布全球……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处处有科幻，记录现实就是创作科幻。

科幻是未来的新闻

Q:科幻创作会对你的职业身份——新华社记者，产生影响吗？

A:影响就是，有科幻活动的时候，他们老想到要我起草新闻稿。另外，我的主要时间都贡献给新闻事业了，就没有多少时间写科幻了。

Q:我的意思是，当你用科幻现实主义观察世界，是否会导致不同的视角？

A:学会了用第三只眼看新闻，站在未来看新闻。我认为新闻是未来的历史，科幻是未来的新闻，我寻找两者之间的连接，试图把它们打通，获得更大的自由度。因此我的维度会高一点，能从同行以为不算新闻的事件里看出新闻。

Q:你比较看重的科幻作家有？

A:潘海天。他的作品空灵、飘逸。